

成都芙蓉花也！」更凝目注視者良久，蓋八十年來慕羨其名吟咏其名者久矣迄未一見也，今得此寧非眼福？席間皆揚州同鄉談吃談花談風俗人情，引起念鄉熱情，頗冀有生之日再回鄉一觀鄉土人物也。下午三時許，有同鄉高君三立雇計程車送余返焦先生家，作家鄉回憶者久之。

(3)住內姪女王志濂家

王志濂是先室三兄之女，幼與其兄王業晉皆生得美嫩可愛，先室酷愛勝己出，抗戰內亂時，離多會少，大陸赤化後，業晉未遷，志濂與其未婚夫周厚樞（星北）之子同去臺灣讀師範大學。聞某日在化學實驗室中出一險事，臉手及半身灼傷，不知係硝強水傾倒全身或酒精燈傾倒失火所致，入院醫治休養好久方痊癒再入學；時周子已另有愛人。她後來與朱良箴結婚；聞同為梁實秋之弟子，相愛甚篤，生二子皆學成結婚，老人在臺北服務可以就近侍奉父母，老二夫婦同在 UCLA 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深造。朱本人上午在英文報館工作，下午在市政府任英文秘書。志濂已退休在家主持家事，現住祥雲街「挹翠山莊」。當日遷居時曾函告，我一見地名就覺可愛，富有詩意，想像中必如仙境。今此搬入，環境十足怡人，攬台北眺山谷外，台北全市在望，後面山巒圍繞，遍生竹木，碧翠籠雲，誠如想像中之仙境，兩位文人得此享受亦前生修得者也。可愛。

挹翠山莊在半山中有公路公車來往，亦有計程車可雇，公寓在三樓，有昇降梯頗便，內有大小臥房三間，大客廳，飯廳、廚房及浴室各一間。現在兩子學成外住，騰出大客房，我住客房甚敞亮安靜，又因高在山中，無空氣噪音之污染，夜間睡眠甚安，朱君早出晚歸與我少見面，終日飲食休息由姪女安排極妥適，天氣亦乾燥和暖，「此間樂，不思蜀矣！」

臺北人遊香港

龔 瑞

入 境

東南亞旅行最後的一站香港，這東方的明珠，但在飛機上俯瞰，只見幾十座光禿禿的海島罷了。然而在地理上位置重要，加上大陸幾十年來的動亂不安，乃造成此處畸形的發展，這全是百多年來中國人血淚交織的結晶。

進得香港第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：移民局華裔職員態度的冷漠且傲慢，對臺灣來的遊客似是故意的給一點「顏色」看看，我們旅行團三十人，走到了證照查驗出口，他們叫照次序排成兩隊，但是沒跟着給查，等了好一會才來人，一個個慢吞吞的核對，等的令人惱火，而旁邊年青的職員八、九個圍在一起縱聲的談笑，也不來幫忙，簡直是在向我們示威，於是就請隊中的韓小姐給照張像，燈光一閃，他們警覺了，高聲的叫此處不准拍照。我聽了向前走近質問道：「英國人在此處有公告嗎？你們曉誰！英國人講理的，更講績效的，看！我們這麼多人等待入境，而你們八、九個閑着不來幫忙辦事，這是英國人願意看到的嗎？此地是國際機場、辦公場所，你們當成了茶樓聊天，英國人允許這樣做嗎？走遍了各地的空港和海港沒有像這樣不講績效的！」說着有位肩上跨兩條藍杠的職員聞聲走過來，這些人纔以最快的速度各回至本位。我立刻說：「請問閣下是這裏的領班嗎？」於是把以上的話義正辭嚴的重述一遍。此人態度尚好，欠身說聲對不起！可是這樣一鬧，旅行團的同伴們，可給嚇住了，生怕他們老羞成怒

更故意的刁難，這點倒還好，中國人老毛病沒犯。何以會如此？難道香港來臺的遊客，中正機場有慢待的地方嗎？令人存疑！

出了機場走在彌敦道上，一眼看去摩肩接踵熙熙攘攘都是人羣，多是邊走邊大聲的講話，真叫人一愣，奇怪怎麼這樣多的人呀！以後的幾天到香港任何角落，都感覺人特別多，不無有點壓迫感。說實在的，5百40萬人口集中在這彈丸之地，怎能不人擠人呢！可是看他們不也都是生活的好好的嗎？可見炎黃子孫偉大的奮鬥精神，讓人從心眼裏感佩！

新界道上

第二天一早遊新界，遊覽車匆匆前駛，導遊這香港土著，撇着濃厚的廣東腔國語，是見山介紹山，見水介紹水，逢見特殊的房舍與車子，也講的頭頭是道。首先說獅子山，逾過界限街（以北就是1997年租借到期的新界），穿過九龍隧道，此山看的更清楚些，他說這條大獅子雄踞在山巔，張着大嘴巴正好對着九龍城啓德機場，是個旺好的風水，英國人也信這一套，於是就地闢市填海造陸擴建機場，完成後每年觀光客進出增加百萬，香港更繁榮了。還有座望夫石，這是各地都有的類似故事，他也很有興緻的說了半天。此時正好迎面有一大排高樓，他指着口沫四濺的說，這是公醫院，只要有香港身分證，1塊錢掛號，搵總5元港紙就治病了，像這樣規模的尚有好幾所，附帶又說了些公私立醫院醫師診病態度不同的笑話。心想此彈丸之地人口5百40萬，衛生保健工作，英國人還好，沒有忘記。又走了一程，他指着西邊徙置區，填海的新生地上如林的大廈，說這是平民住宅，住的單位雖然小了些，但也解決了2百40萬人的住的問題。他順便也提出管理這龐大的房產，是來自臺灣的專才。復說蓋如此多的房子，當局那裏弄到這麼多錢，自然是抽稅，還有乃是從「跑馬」上刮來的錢。說起「賭馬」這玩藝兒，使香港人如醉如痴，報紙上天天有報導，報攤上

尚有所謂「馬經」出售供大眾研究。也難怪，這麼多人擠在一起，不找件刺激的娛樂，往那兒發洩去呀！又令人連想到麻將，香港是茶館、酒樓公開打，我們第一天晚飯的海鮮樓，鄰座就有好幾桌麻將在打，這也是解決老百姓「樂」的一途。

那日天氣好，又逢年假，故有很多華麗的私家車也往新界跑。導遊一眼瞥見，他高聲說，你們注意到沒有，車後的牌照，往往比輛車貴得多，大吉大利的號碼，大家爭着要據為己有，英國人很公平，於是就來個拍賣，誰出錢最多給誰。前幾天一方「3388」的牌照用諧音生生發發，就拍得1百多萬港幣。此舉經常辦，得來的錢很可觀，拿來辦社會福利，故此地雖然大陸難民逃來很多，但似也能安。

他又指着那華麗的私家車說，他們來新界何幹？郊遊嗎？不是，是來訂桃花的，到農家看好了那棵，過年花開前取回，以開花茂盛與否，預卜一年生意休咎。香港人和中國其他地區一樣，還不脫迷信色彩，也帶着點勢利眼。車過九龍一處「何文田」的地方，路兩旁都是大廈人家，但路左貧而擠，路右富而濶，當有人說住家「何文田」時，香港人必問，是路左還是路右？

此時車已進入新界農莊地帶，沒等我們問，導遊就說路旁有不少的洋式房舍相當漂亮，你們也許以為這是富豪的別墅吧？實則是當地農民住宅，約八、九十年前當英國人要求租借新界時，前清政府在條約上加一款，訂明當地新界人有優先移民英國的權利。但他們到英國後又轉往荷蘭做工，學園藝種花卉，辛苦多年賺了不少錢的，回來蓋洋式的房子，仍從事花卉的種植。香港繁榮，花卉增加需求量，他們生活的很不錯。

公路旁有條鐵路通羅湖，路線不長，不超過50公里吧，可是英國人仍然改建成電氣化，黃綠色的車廂，看來很過得去的樣子。但那邊通廣州的一段，依舊是老式的，列車到深圳站換火車頭再駛。中共臉皮真夠厚，他

就能將就得過去，說什麼四個現代化，嚷嚷好幾年，而這條國際性的鐵路還是老樣子，真要能拖到1997年，看他列車究竟怎麼個行駛法！

新界最後的一站是座小山坐落在落馬洲上，山下是陰陽兩界的深圳河，山巔有座涼亭，有小販穿揸兜着望遠鏡供遊客觀看。遙望北面，山河在一層陰霧下籠罩着，混混沌沌，迷迷濛濛的看不清，此時腦海中不禁的令人映出原野上遍佈着的是屍山血海，大陸同胞爲了爭自由逃出鐵幕，就在這裏不知犧牲了多少性命。於是眼前雖然是風和日麗，景物如畫，但那還有心欣賞呢。

大家玩的似都不大起勁，於是不多留打道速回。車經過路旁幾處古老的建築物時，導遊又原原本本的敘述一番，這些地方都有兩三百年的歷史了，是先民奮鬥的遺跡。望着那灰黑色的古磚牆，不禁令人發思古的幽情，河山原是我們的啊！導遊又說，此地何以稱做九龍的傳聞，甚麼宋王爺到此一遊，看此地羣山環繞如八條龍，連他一條，故錫名九龍的附會話。

淺水灣頭

一道彩色的拱橋，一座五色繽紛的神廟，還有數十棟林立的高樓，遠處則是一排光禿禿的山，環繞着一灣碧綠的海水，這就是香港著名的淺水灣。像如此的風景點，臺灣濱海何處無有？可是在這地狹人稠的東方明珠，就遊人趨之如鶩了。聽說在春秋佳日，要幾天前買票（車票與門票），那天尚要排很長很長的龍等上一兩個小時，至於說人潮的擁擠，恐較上陽明山看花要多好幾倍了。

不過那天我們旅行團去時也許天氣略微冷了些，遊人如織而已。遠望天邊海上的小島，煙波飄渺，海不揚波，也頗令人心曠神怡。

離開淺水灣的神廟走向海洋公園時，忽想起在這裏好像少了些什麼似的，原來沒有遇見拿着紀念品撓着遊客非買不可的小童，和提着各種吃食

籃子兜售的婦女，而路旁更沒有排排的飲食棚攤。在草坪上海灘上也看不到隨風飄舞的塑膠袋，與隨地亂丟的煙蒂、果皮，還有令人噁心的檳榔汁。這就不能不佩服此地的警察和便衣了，有違必罰嘛！沒有勸導那一套！至於香港的社會大眾，還不是跟我們一樣都是華人，可是人家就能「守法」。

香港這蕞爾小島，聚集着那麼多的人羣，除去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要安排妥當外，防止環境污染自然也是件大事。也許我們旅行團勾留的時間太短，白天晚上街頭沒有看見成堆的垃圾待運，店舖雖然櫛比競爭激烈，也沒聽到震耳欲聾的擴音器叫賣聲，至於車子雖擠誰敢亂鳴喇叭。

所謂海洋公園的水族館，就如一隻巨型的金魚缸，也似中油公司的大油鼓，擺在一間大房子裏，滿盛着海水，各類大小的魚兒在裏面游來游去。我們進房作壁上觀，圍着這大玻璃缸瞧。這裏光線有些暗暗的，想是適於魚兒海底的生活吧！在旁邊掛着不准拍照的牌子，怕是燈光一閃驚了它們吧！站在壁下看着這些不知名的魚兒自自在在旁若無人的樣子，比莊子所說濠上之樂，該有趣多了。

下一個節目參觀海洋劇場，一座弧形的游泳池，背後則是大海，先是海豚表演，次是不同人種的高空跳水。

海豚這可愛的動物，都來自臺灣澎湖，多年前我們誤信日本人的話，說甚麼海豚會把海中的小魚吞光，搶走人類的漁獲物，叫漁民見到一定要亂棒打死。可是今天看它們一節表演完畢，也不過要求吃條小的不堪的小魚就滿足了，似沒有多大的食量，真猜不透日本人是怎麼估量的。

我們在電視中看到美國聖地牙哥的海豚表演，這裏毫不遜色，同時看的更真切些。這小東西頗有靈性，也知道嫉妒，如果表演的海豚有條忘了餵魚，它會心急的拍翅子直叫，那付等不及的樣子，令人好笑。

跳水這玩藝兒自是由最高的一層凌空下降，最富刺激性。跳塔約有六

、七十公尺高，只見那位皮膚黝黑的選手很沉着的爬到最高層，靜了一會兒，作了幾個姿式，然後把外套脫下一丟，隨風飄下，這似是在測驗風向與風力，太高了難免不受風的影響吧！下邊池旁則以龍頭射水指向預定的深水降落點。說時遲那時快，但瞧他在半空中打了幾個轉，頭下腳上很俐落的撲通一聲落在預定點，大功告成，散場！

太平山巔

自海洋劇場有纜車前往太平山巔，香港的最高點。纜車傍着荒山徐徐上昇，到站了。放眼四看，高樓之外，碧海而已。

回程在遊覽車上，導遊又大擺龍門陣，他也許覺得大家在太平山巔沒有什麼好玩的，於是話題就轉到誇說此地的財富，講什麼腰纏港幣千萬的香港人如過江之鯽，可從太平山脚排到山巔來回轉幾個圈，而最富有的，如包某、霍某，在世界富豪排名榜上也居前幾位，且包某尚榮受英國女皇頒給的爵位呢。說來說去，香港這地方似是比錢的社會，誰錢多誰就站在太平山巔。

最後，也提到了「1997年大限」，香港居民當然是關心的，但毋寧說是物價，敏感的商人在推波逐流。而會社大眾在心底下則是：中共這「共慘黨」，能否捱到1997年大限問題？看情勢沒等到香港的大限，他的大限就會先行來到了！

(本文曾刊載九月號旅行雜誌)

給民26級同窗的一封信

蕭立坤

1984年6月3日楊錦山兄途經舊金山，在飛機場與我短短聚會，給我一本1937屆畢業同學通訊錄。我回寓翻閱，發現全級本為141人，到1984年5月，已知去世者為38人，佔全數27%，另有18位（佔13%），下落不明，可能也是凶多吉少，我們民26級離開徐家匯，各奔前程，在這47年中，已有40%（56人）棄世了，使我感慨萬千。

我們的年齡，大都是1913~1916年出生，到1984年，大約是70歲，俗云「人活70古來稀」，也即是說，活到70歲，也不算少了。但是，「古來稀」不是「現代稀」，照現代醫藥衛生營養的進步、實踐、存在、理性哲學的陶養、和平、開放、仁愛的世界局勢，人的壽命，應該是幾多歲呢？我的答案是115歲。115歲！理由何在？正是我這封信的主題，希望你在1985年元旦之前收到此信，給你鼓勵，加強信心，再活45年，讓我們在2030年左右，欣然回到徐家匯執信西齋聚會吧。

1959年我僑居阿根廷時，發現一條宇宙間最基本的原則。經過二十多年的研究，1982年在舊金山出版了一本「志生物學」(Purposive Biology)，這原則是，一切個體生命(L=1)，都必有而且僅有三個目標，即是維持(S)，工作(h)，和交換(j)，用公式表示：

$$L=1=h+S+j \quad (1)$$

維持(service=S) = 用於維持個體生命繼續存在所需要的時間，如飲、食、睡、入廁。(0<S<1)

工作(work=h) = 用於找食物，避寒熱，禦危險，以供給維持生命需要